

## 相处模式

◎颜巧霞

每次遇见一熟人,她总要拉住我,当我是情绪垃圾桶,对她婆婆好一通抱怨指责。

她和老公新婚时,婆婆与他们一个屋檐下住。她嫌婆婆干活粗枝大叶,切肉的刀用来切菜,切菜的刀又用来切水果;厨房里的抹布又拿到客厅里去抹;内衣外衣也不分开晾……恰巧婆婆也是一张刀子嘴,向来不饶人,指着她的鼻子骂:“你装什么千金大小姐,穷讲究,这房子是我家买的,你家也就出了个简单装潢的费用,我在自家房子里,干活还轮不到你多嘴……”纷争一旦开了头,这以后婆媳大战便成了家常便饭,三天一小吵,五天一大吵,家成了战场,整日硝烟弥漫。后来,到底是婆婆回乡下去了,扔下一句“眼不见心不烦”。

最后,她会表示十分羡慕我,竟然能和婆婆相处如母女,她笃定我的福气是上辈子修来的。

其实,我只是看清世上的很多事情不经意间会变成一种习惯,影响人们的生活。嫁入婆家后,每个婆婆都是媳妇熟悉的陌生人。曾经,婆婆们与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,生活习惯理所当然与我们两样。如果对她们的挑剔,那就会变成指责和伤害。对人像临山,你朝山大吼一声,山谷会把你的恶声还回来。人也是,你的挑剔和伤害会被还回来,争吵和伤害久而久之会变成习惯。

那么,如果愿意换一个方向去想,和睦也会成为一种习惯,我们会努力往“和睦”的大道上走去。

新婚,我是婆家的新人,自然有优待,家事无须我动手。但婆婆做出来的菜丝毫不合我的胃口,肉太咸遮盖了肉本身的香味,鱼淡而腥,我当然不会嫌弃,而且屡屡动筷,满脸含笑地夸婆婆做饭辛苦,单指着鱼说,如果鱼能再重味一点就会更好吃。婆婆连连点头,下次煮鱼,果然多放料,不再有腥味。

我临出门忘记关婚房里的窗,又没有打电话告诉婆婆,大雨倾盆而下打进屋里,新房像灾后现场,一塌糊涂。婆婆一见,劈头盖脸指责起我来。我默不作声,听她数落,她反倒不好意思再多说。

这样几个回合下来,摸熟彼此的脾性,都是没有坏心,都是竹筒倒豆子的直性子。于是,与婆婆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十四年,矛盾也是一箩筐,但我们不吵架。

婆婆是有洁癖的,她汰衣服要汰个七八遍,又时常批评我不讲究。每当那时,我要么不应声,要么会开她玩笑化解不好的气氛,比如说:“妈,我爸(公公)说你洗过的鱼猫都不吃,你就是太干净了!”她立马会被逗笑。

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。因为隔代亲,她肯定要来护着孩子,这时候我们会坚决地说:“妈,这你就别管了,孩子不能护!”她也会走开。

俗话说,舌头和牙齿还打架,两个来自不同家庭的陌生女人生活在一起,彼此相处在日积月累中会形成模式。争吵还是和睦,或者面和心不和之类的中间状态,都会变成一种习惯,就看怎么处理了。

接到母亲从丽江打来的电话,侄儿小雄感觉不妙,因为他奶奶极少会给他打电话。果然,母亲摔倒了,躺在公园里站不起来。她说没有二哥的手机号,可能误删了,所以只能打给小雄。小雄赶紧给他父亲打电话,二哥赶到现场,母亲已经在雨水里躺了半个多小时。二哥背起她走到公园门口,接着告知我们大致情况,他认为母亲可能左腿脱臼了。

我和大哥一致认为不太可能,母亲一直骨质疏松,骨骼质量没有能力支撑一次脱臼,肯定是骨折了。二哥便叫了救护车,送到医院果然是骨折,而且先后折了三次。

分析母亲出事的原因,二哥怪她不听话,雨天去公园走路。摔倒路段是湖边鹅卵石路面,地面非常滑。我暗自叹口气,虽然母亲跟着二哥住,他却并不了解她。母亲连续两年去丽江避暑,非常喜欢这个公园,因为门票50元,凭老年证可以免票。以母亲的思维方式,必然风雨无阻每天去打卡:她会觉得去一次就挣了50元,不去就相当于亏了钱,去完了就踏实了,二哥应该每天陪她去的,因为他坚持要让80

## 危险旅程

◎天涯

多岁的母亲从去年起到丽江避暑的。

住院之后,发现医保卡没带,二哥又叫小雄送去。母亲办过糖尿病重症,在外住院不是小概率事件,我们叮嘱过一定带上医保卡,可是两人都是乐观主义者,认为去年没出事,今年料也无妨。

本来几十元快递过去就行,但异地使用医保卡,须在网完成一个申请报备,二哥不会操作。于是小雄只得跑一趟,请了5天事假,来回路费近4000元。

二哥给母亲请了个护工,月薪9000元,只负责帮母亲上厕所,其他不管。这个价在我们这里,可以请到全包护工。我们觉得应该在当地同城平台发招聘信息,肯定能请到低于这个价的护工,毕竟要连请3个月,护理费不是小数目。然而,二哥表示,他不太相信网上招来的人。

一下子花了这么多钱,还不算身体吃的大苦头,母亲完全“破防”了。每天在病床上懊悔,反反复复唠叨着“不该来”。

近几年,二哥一直在亲友圈组团到丽江避暑,从中可以赚到一些钱。母亲主要是为了给他当“形象

代言人”,这才从去年起,以高龄带病之身“出征”,没想到偷鸡不成蚀了一大把米……

通过带母亲出游,二哥的确在不知内情的亲友中有了比较好的“孝子”人设。网上有不少孝子,通过带着老人做这做那,也收获了不少流量。然而这真的好吗?高龄老人往往一身基础病,母亲还算幸运的,许多其他旅游景区周边一家三甲医院都没有,一旦出事,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,恐怕会留下难以补救的遗憾。

除了这到底孝不孝的争议外,此次还有一个收获。我们家按性格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两派:一派以二哥为代表,凡事总是“乐观”,遇到困难就蒙圈,比如这次出行应该做的应急预案,一样也没有,造成应对失当。另一派以我和大侄儿为代表,悲观主义者,比如出远门会预先设想可能遇到的种种麻烦、带上一切有可能用得上的证件,兜里会有一些量现金、包里会准备一些常用药物……以前,我们被嘲笑杞人忧天,经此一事,名声好像渐渐在反转。出远门,小心为上。尤其是年逾八旬又带病的,更不宜盲目出行。



## 烈日下的幸福时光

◎马海霞

那年夏天,我爸下班带来了好消息:“刚遇到老孙,他给我指了一条发财路,咱村山后那座废弃的铝土矿上有不少焦宝石(一种优质耐火黏土),可以拣出来,卖给他们村砖厂。我想好了,等焦宝石卖到钱,咱就买台电视机。”

说到电视机,我们兄妹立刻兴奋起来,那时,村里有电视机的不过四五家,我们想看电视还得厚着脸皮到别人家去,次数多了人家也赏白眼儿,我做梦都想自己家里有电视机,没想到梦想实现得这么快。

那年,大哥11岁、二哥9岁、我6岁。暑假里,我们兄妹由我妈领着,每人搬个小板凳,到山后铝土矿拣焦宝石。因为离家太远,我妈干脆从家里带着水带着饭,中午就地休息,下午接着干。

夏天火辣辣的太阳烘烤着大地,没捡几天,我的脸便晒脱皮

了,只好头上顶一块湿毛巾“防晒”,远看像“偷地雷”的。其实,爸妈本意是白天我妈主拣,等我爸下了班,太阳西斜了,我们兄妹再和我爸一起干。但我们盼电视机心切,便积极要求和我妈一起捡。

我们兄妹仨干活不惜力,有时我妈喊我们去阴凉地里休息一会儿,我们都不去,唯恐耽误工夫。看着焦宝石越堆越多,我心里比吃了棒冰还凉快呢。

那时就盼着我爸下班,我爸会讲故事,他常边捡边给我们讲《三国演义》《呼杨合兵》《隋唐演义》等,而且讲得绘声绘色,我们听入了迷,干活也不觉累了。

后来,我爸果然坐着二大爷的车去城里买了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,回家对我们说:“焦宝石拉到砖厂,财务就给了钱,这电视机是你们用汗水换来的。”

那晚,我家小院沸腾了,四邻都来看电视,我们仨别提多得意了。

一周后,老孙来我家,进大门便喊:“老马,焦宝石我给找到买主了!”那天,我们才知电视机不是拣的焦宝石换来的。我爸笑着说:“焦宝石没卖出去,我也不难过,因为我没想到,你们兄妹仨那么吃苦能干,就凭流的那些汗,也该奖励一台电视机。”

原来,当时我爸准备将焦宝石送到砖厂,可老孙找我爸说,他的厂长位子被人顶了,他被安排到铸造厂当副厂长。那天,我爸在砖厂门口蹲了半天,硬着头皮去问新厂长,当然被拒。我爸最后是去单位借了钱买的电视机。

多年以后,烈日下一家人低头干活的场景仍清晰如初,那些回荡在山谷的欢声笑语,竟然在记忆中书写了当年最开心的亲子时光。